

享保中於太城
亦有如此事賜告
身于美媛云云

忠晴
一為
忠明

烏山侯板倉重矩後閣婢妾年至二十五者則出嫁之曰

婦人過時則色衰華落遂誤終身恃可憐焉

白川侯本多忠義桑名侯本多忠勝之孫也守法講武善繼父

祖之業有五子忠平忠利忠序忠晴忠豐每漁獵行

復自仲以下令與其人同從事堅肌膚健步走備嘗

咀嶮後皆為萬石侯侯少慕辨慶為人及老諳号武

藏坊以詭激不許乃自号能登坊

寬文中小濱侯酒井忠勝孤託之臣也自懼威權滿盛常

挹損之數辭職不許後處嫡子忠直於和田倉邸避

勢于牛籠每朝從和田倉以便房為憩息之所不敢

居正寢嘗使人梳髮忠隆忠榮皆幼侍王父之側梳

罷人出遺其盤忠榮七八歲起徹之侍人屬目嘆其

敏捷侯意善之及將朝提携左右謂忠隆曰夫為嫡

者與庶子異宜為持重不可輕給汝向者為不知使

弟為之者我深美之謂忠榮曰為庶子者如汝可矣

不可以驕大耦嫡也汝兒輩庶幾顧念縷縷之言可

各盡其職耳

酒井忠榮多力常與其人戲角材嘗曰我能隻手揮

碁局扇滅大燭兄忠隆不信焉于時忠隆有馬曰織
 月ツキ愛之弟亦欲焉請曰願賭之兄曰可乃設大燭忠
 榮便搯擊引局生風一扇滅焉乃與之馬父忠直聞之
 召忠榮戒曰夫為將帥者宜好謀濟事投石拔距豈
 其任乎慎勿復為焉

忠園
 一為
 忠門

小濱侯酒井忠隆在國疾其子忠園年十五在江戶請省
 疾其踞六百餘里單馬趣之二日而至侯疾間謂之
 曰少壯之時幸有此等之事亦足以固筋骸習騎乘
 也請在城中侍疾不許舍諸城外日入侍其疾耳嘗

請巡城中侯曰汝以省疾而來不可巡城中終不許
 土浦侯土屋數直為執政憂經費不給建議治節儉富強
 之政故為厚利之說者皆關說之然姦利貧遊之說
 一無所聞嘗有請更金幣者說曰今幣也精若雜之
 以銀則海內金幣倍于今不亦利乎侯曰可色承間
 數說侯作色曰吁汝焉知之其金幣也天下之寶而
 萬國稱本邦者豈有他乎以其純精也而今渾汗
 之縱令天下多如土亦可謂國家之利乎說者服之
 延寶中忍侯阿部忠秋老麻布邸鄰笄橋公數獵

為之人亦憐之、得食倍常、及其夕分錢粟也、相爭鬪、傷、執政惡之、欲禁其偽為父子者、烏山侯板倉重矩不可

曰、偽善者勝於偽惡者、且無誠者、不能久、姑待之、後果止、

王室夜宴、故事京兆尹、席階下而衛焉、房間闇、多佚行、土浦侯土屋政直為京兆尹、惡之、移席于階前、遠望之、

房間肅然、

貞享中、以端門之邸、賜會津侯保科正信此邸也、始賜安中侯堀田正俊大莖府庫遊觀、厭城門、假山、剝水、珍卉奇

石、極致壯麗、及侯就邸、乃隨府庫遊觀、以為馬埒、伐珍卉、投奇石、以填池沼、有司請曰、與投之污泥、寧介賣之、侯曰、默、非汝所知也、此執政之舊居、不可宣揚、珍怪而白其過也、

元祿中、水戶侯、仁惠大度、聰敏好學、博覽多通、其他伎藝、所綜多矣、立楠子之碑于棋湊川、自銘之、著楠子三代實錄、彰其忠、其他著述、多傳于世、後明人朱之瑜、字魯瑛、歸寧水避乱来于長崎、侯請為上賓、因師事之、專崇儒術、命史臣著日本史、自總裁之、及薨、葬禮悉

依古制其他嘉績善政存于今云

元祿中高崎侯

松平輝貞

以廉公謹篤見寵

公畏雷薨

後每雷雖夜必起盛服馳詣東台自守其塋其人亦貫之莫敢後者

荻原重秀

近江守

本小吏也資適逢世以厚利見鉤用

饗為度支議以為罷吏士五百石以下之稟俸與之

田祿其意因是欲疆理封國轉移采邑剔抉其尺餘

寸贏以利

縣官執政佐倉侯

戶田忠昌

獨言其敝數折

其說人皆稱之

尾張侯憂國之急躬行節儉膳不過具噐食令有司

罷無用省殺諸用度有司議沙汰老罷之卒不堪事

者二百人侯聞之責讓有司曰所以節用省費者為

愛人也豈至使老病提携妻子餬口於道路乎且也

壯者尚可既謂之老罷何往而不老罷其誰畜之為

人主者使人陷溝瀆而謂之節儉則可乎大非我意

速復之若有一人離散于他邦則罪有所歸有司大

懼皆復之

元祿中赤穂侯

淺野長矩

又吉良義英

上野

于朝會朝諸

侯棄位離次騷擾已甚為羽侯松平兼邑揚聲曰如有非

常而如此則何用諸侯乎衆怛怩各反其次侯時年

十七

笠間侯本庄宗資貴戚也性恭儉能持滿菰原重秀移其

上毛采邑八百石令吏籍千石之田欲易與之以意

告之侯超然不悅曰下走非有橫草尺寸之功徒以

葭莩之親妄竊大封且冀股弁冀全首領何以羸二

之田重罪之為願勿增之雖磽埴無所怨也重秀大

慙

信慈
一為
信庸

笹山侯松平信慈為京兆尹王有疾將禴禳之故事有

禱祭則詔京兆尹聞之江戶得報而後行焉故詔之

侯對曰千里之報不旬不至豈累日之久王疾無

進乎不若速為之臣請以遽告之江戶乃行之

佐貫侯柳澤保明席寵奮揀其民橫恣將奪隣邑之山遂

相訟有司皆畏而不能斷焉此月也戶田忠真能登守

為讞獄之任論會有期佐貫侯令使託之對曰曲直

自當已無所辱命矣其父佐倉侯戶田忠昌為執政初相

約云公事勿請謁故定省未嘗及公矣於是忠真自

憂若以直則禍及父，往而謀之。侯曰：苟以直則何有，
剗而剗破我家，雖赤族乎可也。請決行之，勿顧念老
夫以辱其職耳。諾。還既而及期，公令論會于常盤
橋。佐貫侯執政，有司皆集。荻原重秀等皆欲舞文法
適願指，公親臨之，令曰：無偏無黨，其惟慎哉！忠真
應聲辨其曲直，即蔽獄佐貫之民，衆竦然股栗。為其
父子恐之，後佐倉侯無改，忠真以忤貴權，自辭職。
元祿中，宴高崎侯，松平賞賜益封一萬石，明日荻原
重秀往賀之，謂其宰曰：某地某地者，膏腴之田也，唯

侯之命，僕請共之。其宰告之，侯怫然作色曰：此何謂
也！我辱荷恩寵，比肩列侯之間，進無敲骨出髓之勞，
退無拾遺補闕之功，心常恐之，况復益封重負其戾
乎！且執政之所命，雖石田可也，何私託有司而利美
田乎！汝固知我心，何受姦人之言，欲以污我乎！莫復
言，宰卑服退。

川越侯，秋元佐倉侯，戶田之庶子也，冒姓為秋元氏，
性敦朴，廉公邂逅其父于路，則遙望其矛，輒下驕走
拜焉。雖雨雪載塗，望中必走，其謹嚴如此。子孫皆守

其操世多哲人

堀田正虎

伊豆守

襲兄封自父安中侯為稻葉正休

石見

守所刺於朝寢見疏外移封于出羽山縣且數罹災

國用不給於是躬服節儉省用務穡夜與侍臣論經

義其在國也辟耆老與談論終身未嘗見謾瀆之容

與羽美之其子正直

因幡守

好躉鞠侍人長谷川某

兵權

備亦好之常相與踴焉侯嘗謂某曰鞠其不害於騎

乎曰不害曰否正直居恒好之以故廢騎豈謂不害

乎且汝老身長子而事兒戲非所聞也宜禁焉

岡山侯

池田先政

爽邁有識量務政憂國聘賢延士辟熊

澤了海委任之了海性精敏好學修陽明之學達練

國體有經濟之材善興水利築堤防竭地力國富民

給而後興學校縱史士民多毀浮屠廬其居人其人

國大治其他治功後世蒙其澤者多矣所著大學或

問傳于世近世口實經濟者茂卿德夫等其說大抵

淵源于此

寶永中峽侯好學令儒生日講經雖蟲蟲栗烈之

日常盛服聽之無敢懈色

寶永中、峽侯負茲、遊江松軒為醫、疾稍進、公遣
奧山立庵、切脈、反命曰、疾大進、不易治、曲直瀨養安、
院亦言之、公乃命令立庵、代松軒、旬而知、踰月復
故、諸人皆稱立庵、譏松軒、侯尚遇如初、有司請黜
之、侯曰、不然、焉知於立庵所不能治者、而松軒亦
有可能治之者、豈足以一人知其術之精粗乎、且我
而黜辱之、則天下孰有嘗其藥者乎、以一過廢其終
身者、我不為也、

新井璵

字君美、号白石、稱謂、筑後守、

儒生也、師事木下卜庵、博聞

璵也
順也

強記、善屬文、賦詩、寶永中為大夫、秋祿千石、專見任
用、其志在改服色、更制度、興禮典、新朝議、數說之、
公納用之、公在位日淺、故不得遂其志也、其所著
文及詩集、多傳于世、

正德中、韓人來、館諸、東本願寺、故事、執政勞之于館、
韓人坐堂上、無送迎之禮、新井璵據聘禮責之、韓人
辭曰、比如此矣、非我所能為焉、璵使人謂曰、兩國之
交、唯禮之視、何比之有、且我本邦有如虎之士、一
且豨突堂上、則諸君何得無堂下轉墜之辱乎、韓人

戰懼、遂迎之門外、及事訖、不能化我矣。

大岡忠相

越前守

初為勢山田尹、地與紀接、境民有相

訟者、罪在紀人、尹畏紀不敢、歷數尹而不能決焉、忠

相至日、會吏民、決曲直、即刑紀人、遠近稱快、享保中、

公自紀入踐位、擢之令治獄、為天下之最。

享保初、公田于葛西、還舟及兩國橋、風已甚、火于

下谷、橋當火道、古河侯

本多忠良

成列出趣之、宰梶某

金平

在榎坊、亦帥卒遇諸塗、侯曰、雖無公命、將衛橋、曰

可也、臣意亦然、故在焉、遂與馳、其人遠藤某

八郎

庇

兵備而從焉、至則立讖衛之、已而屋比鬱攸、避火者

稠、有司蹕于橋、皆萃岬、侯使人謂有司曰、火急也、不

得橋則恐不免、不可、侯復使謂曰、他日易罪于我、請

代焉、遂令而許之、乃皆得渡矣、公舟至、顧曰、衛橋

者為孰乎、侍臣曰、忠良也、有司謂侯曰、衛可也、請避

卒徒、曰、我卒固無可避者、固請不許、公至親勞之、

明日賜策賞之、後為執政、

享保中、賞執政土浦侯

土屋政直

賜之杖、命曰、子在先

公朝、論赤穗之刑、面引廷爭、夙勸諤諤之節、光輔